

前言

周 弘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学部主任、学部委员)

30年前,世界格局发生了一次剧变,程度不同地波及世界的各个角落和人类生活的不同层面。时至今日,人们还在评估那次剧变的深层原因和深远影响。剧变的破冰事件是柏林墙的突然倒塌以及德国版图在此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内由两个德国变成一个德国;接着是以苏联解体、北约东扩以及欧盟东扩为主要内容的欧洲版图的变化;这些变化在全球层面助推了美国独大的国际格局和全球一体的世界市场。而这一历史剧变基本上是以各种各样的和平方式完成的。

在上述系列变化中,两个德国的统一作为世界格局变化的导火索,长期以来就是令社会科学工作者着迷的议题。两个德国因何能够和平统一?统一进程采取了何种方式?各主要当事国有怎样的态度、政策和作用?这些问题被反复讨论,成果颇为丰富。长期以来,中国学者的研究主要聚焦于有关苏联解体的经验教训,而在这里,我们将主要讨论西方国家在德国统一进程中的政策和谋略,借以充实有关德国统一的认知。

我们——“东西德统一的历史经验研究”团队自2012年起开始涉足相关领域研究,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支持下为探索德国统一的深层原因进行了一系列学术准备,并于2016年翻译出版了德国统一当事人之一科尔总理府副主任霍斯特·特尔切克(Horst Teltschik)撰写的回忆录《329天:德国统一的内部视角》,以及以维尔讷·魏登菲尔德(Werner Weidenfeld)教授为首的德国权威历史学家合作撰写的《德国统一史》,共四卷。通过这些工作,我们向读者介绍了科尔政府时期联邦德国为两德统一制定的政策和设立的机构,采取的货币、经济和社会联盟政策,两个德国之间社会及政治力量的互动以及围绕德国统一的大国外交。在此基础上,课题组进一步从政治、法律、经济、历史和外交等专业视角挖掘德国统一的深层原因,同时又分成英、法、德、俄等各种语言组,从两个德国、苏联、美国、英国、法国等方面分头梳理各当事国在整个进程中扮演的角色。我们在这里呈现给读者的是在政法、经济和历史等领域里研究的部分成果,其他相关成果将陆续发布。

两德统一属于当代史研究范畴。联邦德国政府在德国统一之后提前解密了大批历史档案。这一方面便利了有关德国统一的历史研究,另一方面意味着相关研究不会停留在历史考证的层面,而是需要通过对于学科手段的纯熟运用,挖掘更加深层的历史事实和事物规律。例如,研究者需要借助宪法和法律方面的知识才有可能深度解析从《基础条约》到《统一条约》的内在关系。再如,研究者需要运用经济、货币、财政和贸易等领域的知识来理解西德政府的经济和货币汇率政策对外交的影响力。至于裁军谈判和两德统一之间的复杂关联,我们的作者是通过大量的历史学考证加以说明的。因此,对于两德统一历史经验的研究不是纯粹的历史学、考证学的研究,而需集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乃至金融学、思想史等知识于一体,进行综合的系统性研究。

我们在本期《欧洲研究》上刊发的研究成果使用的大多是西方文献,这是因为作为两德统一的胜利者——德国联邦政府更加注重保护和研究这段历史的文献,而另外一个重要的受益者——结束了冷战的美国也异常注重研究这段历史。相比较而言,来自东部德国和苏东阵营的研究和解读则相对薄弱。尽管如此,作为中国研究者,我们使用西方文献的目的是挖掘和解读两德统一过程中的史实、策略和规律,认识西方为两德统一所做的长期规划和短期应对,以丰富自己应对挑战、把握机遇的能力,而尽量避免受到文献的片面影响。

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德国统一进程的工具箱可谓极其丰富,既有安全威胁和裁军谈判,又有以退为进的“条约”签订,真可谓“山川草木、日月星辰、雷雨风霜皆可为兵”。在德国统一的历史进程中,夹杂了经济援助政策、货币兑换政策乃至战略威慑、战略欺骗、政党活动、意识形态运作,不一而足。工具的使用环环相扣、运用灵活自如,而绝非简单生硬,有时是长期投入,有时则短兵突击、一步到位。我们还看到,主动作为的美国和西德与被动应对的苏联和东德,在气势、策略和结果方面都形成鲜明对照。

我们应当看到,国家统一没有固定的模式。国家统一,或以战争方式或以和平方式,都取决于特定的条件。所有的历史经验都不可能照搬照抄。我们从事研究,是为了丰富我们的知识和智慧。我们迄今为止的研究不能说找到了解读德国统一之谜的钥匙,只是在众多的研究解读中增加了一些中国视角。